

《绝密任务》：女性主义视角下

动作片的美学重构

杨奇清

《绝密任务》作为国内首部全女子反恐特战题材的硬核动作片，其类型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商业叙事范畴。影片在动作片既定的语法内，通过性别主体的置换与情感逻辑的重置，完成了一次对传统男性中心动作美学的系统性改写，为动作片的美学维度打开了新的可能。

动作的实感建构：从暴力奇观到战术逻辑

传统动作片长期依赖“身体奇观”作为核心吸引力——肌肉、火力与破坏力被编码为男性气质的视觉证明。而《绝密任务》在动作呈现上采取了一条迥异的路径：其拒绝将动作虚化为“爽感”符号，而是着力于动作自身的战术逻辑与空间组织的实感建构。影片初段着力呈现室内近距离战斗的战术细节——战术破门、楼梯间盲区排查、狭窄走廊的交叉火力掩护。镜头清晰地呈现方位关系、队形结构与攻防节奏，观众所感知的并非单一个体的战斗力炫耀，而是一个作战单元在有限空间内的高度协同。

与精准的战术调度相配合，声音设计在此发挥了关键的触觉转译功能。器械碰撞声被处理得沉闷而坚硬，近身搏击的冲击力通过低频音效传递至观影空间，营造出“带有重量的压迫感”。影片通过对动作质感的“赋重”，使身体不再是奇观载体，而成为承担战术功能的行为主体。作战空间从封闭室内延展至荒野、旧别墅、幽暗地堡，最终抵达废墟高楼，构建出一套具有递进逻辑的空间叙事结构，使动作段落兼具结构性与节奏感。

女性主体的类型改写：温柔作为美学资源

在动作片的类型惯例中，男

性叙事长期垄断着“英雄”的定义权。这部电影最显著的突破在于未让女性角色简单复刻男性气质“模板”，而是将“温柔”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资源嵌入暴力叙事，形成“硝烟与柔情”的双重奏。影片在作战间隙插入大量日常化场景，如队员们结伴觅食、嬉笑打闹、分享琐碎欢喜，显现角色卸下作战装备后的人性面向，呈现出“钢铁战士与少女心事并存”的复杂面向，构成影片与纯粹硬汉动作片最直观的美学分野。

这种温柔并非廉价感伤。影片未回避营救行动的惨烈代价，伤痛、离别与牺牲贯穿全程，结尾拒绝全员凯旋的童话式收束。正是残酷的战火底色，反衬出女性队员之间彼此托举的情感张力，使“温柔”在死亡与暴力的对峙中获得真正的重量。

有软肋的英雄：群像叙事与情感共同体

《绝密任务》摒弃单一主角的高光模式，代之以分工明确的群像结构。四位核心队员各司其职，构成有机的情感一行动共同体。每位角色均被赋予完整的人物前史与心理弧线，其英雄身份建立在“有软肋”这一前提下，坦然呈现恐惧、伤痛与犹疑。陈梓静作为队长，表演策略克制内敛，悲痛被职责所规训，拒绝宣泄，这种“克制”本身就是一种性别表演的翻转。金凤的成长弧线体现为“涅槃式”蜕变，卢靖姗从《战狼2》中的被保护者到本片中保护者的身份转变，折射出银幕女性形象从“被看”到“行动”的类型演进。

结语

《绝密任务》以一场全女性主导的反恐行动，完成了对动作片类型惯例的局部改写。危机的化解、人质的守护全部由女性团队独立承担，无需男性角色介入或兜底。影片以女性队员细腻的观察力、精密的布局能力与情绪共情力为基础，展现了她们作为军事行动主体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。作为一次自觉的类型实验，它提出了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：当动作片不再以男性气质为唯一参照系，是否可能开辟更为丰富的美学路径？《绝密任务》给出的答案是：硝烟之中，温柔并非战争的对立项，而是一种有待充分开掘的力量资源——它重新定义了银幕上的英雄气质，也为动作片的美学探索打开了一条别样的路径。



《四渡》：以创新叙事激活长征故事活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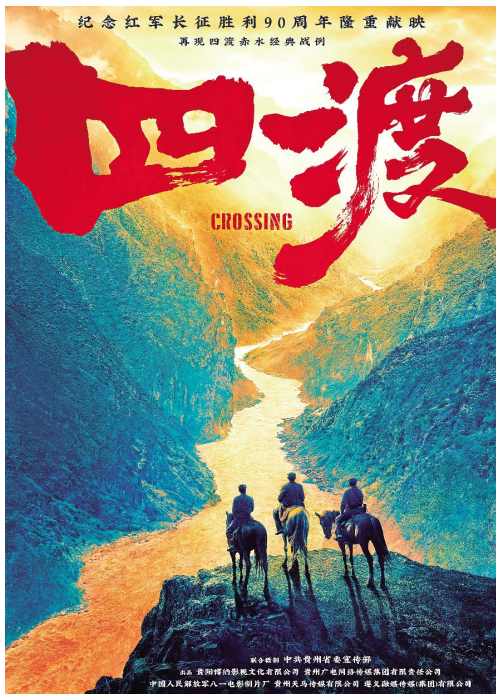
吴英华

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，《四渡》由徐展雄执导、刘毅编剧，刘烨、王雷、王志飞领衔主演。该片将镜头聚焦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，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绝境突围的壮阔征程。影片在回望革命峥嵘岁月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的同时，也为当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参照。

叙事革新：双线博弈营造历史悬念

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绝境突围的关键战役，三万红军在四十万重兵合围下，凭借运动战术扭转战局，是长征史上极具智慧的经典。这段历史家喻户晓，如何让已知叙事产生新鲜感，是创作的首要难题。《四渡》将战争叙事转化为双向智谋博弈，借助交叉剪辑手法，同步展现双方指挥层的谋划过程。一边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组成的军事指挥集体，在绝境中反复研判敌军动向，一点点寻找突围机会；另一边是蒋介石集团稳操胜券的战略布局，充斥着自大轻敌的心态与周密的围堵计划。两组场景来回对照，既展现双方作战计划，也形成心理上的对峙拉扯。

这种双向视角的对照呈现，巧妙地将观众的关注点从“战争胜负”转向“破局智慧”。通过完整呈现双方判断、试探、出错、反制的全过程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战局的凶险与博弈的精妙。即便早已熟知历史结局，看到每一次佯装进攻、每一回声东击西的战术安排，观众依旧会揪紧心弦。这正是《四渡》独到的叙事巧思，也真实还原了中央红军在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绝境



中，依靠超凡智慧与坚定意志赢得胜利的历史过程。

美学表达：以克制镜头诠释长征精神

在战略博弈的宏大叙事之外，《四渡》将重心落脚于集体，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，讲述了一场属于全体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的生死战役。影片以大量战争镜头直面敌我力量悬殊：敌军装备精良、补给充足，红军兵力微薄、物资匮乏，三万人面对四十万大军合围，几乎陷入绝境。普通战士相继倒下，幸存者强忍悲痛继续前行。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悲情的氛围，只是平实记录革命征程中无法回避的牺牲，这种克制内敛的表达，让观众更真切地体会到革命胜利背后沉甸甸的代价，也

凸显出每一位平凡革命者的奉献和伟大。

在刻画红军集体抗争与坚强意志的同时，影片也细腻描摹出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。影片中，行军受阻时百姓主动卸下家中门板帮助红军搭建浮桥，红军缴获欺压百姓的盐仓后连夜将食盐分送到家家户户。这些朴素的细节刻画，揭示了红军一路向前、不断取胜的关键所在。影片结尾，消毒过的纱布在太阳下随风飘扬，这既是战争创伤被抚慰的象征，也是军民同心、绝境重生最动人的写照。

范式突围：适配新大众文艺的红色表达路径

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语境中，以《四渡》为代表的创作实践，为新时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。

中国百年革命史与建设史孕育了丰厚的红色叙事资源，成为中国电影创作取材的长期重要宝库。《四渡》在破局创新这个方向上作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探索。影片取材于大众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史实，却跳出传统叙事框架，将波澜壮阔的宏大战役进程，转化为敌我双方层层博弈、动态制衡的战略攻防推演过程。这种以轻量化、强沉浸的叙事形态重构经典历史场景的方式，精准契合了新大众文艺的审美特征，有效拉近了红色历史与当代观众的距离。

因此，革命历史题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，需紧扣时代审美，在叙事方式与美学表达上完成现代化转型。《四渡》既是中央红军绝境突围的影像再现，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寻求艺术突围的一次有益探索。

《关索岭》：民间抗战叙事中的群像与精神

李安娜

抗战题材影片《关索岭》是香港导演余伟国筹备七年的心血之作。本片取材于贵州关索岭保卫战的真实历史，讲述了明军后裔丁虎遭遇诬陷离开屯堡八年后成为黔中游击队队员，在日军妄图炸毁关岭钢桥时，通过同乡沈啸飞的帮助返回屯堡，带领乡亲们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博弈的故事。

从宏大战争史到地方抗战史

长期以来，抗战电影多聚焦重大战役与英雄集体，侧重“自上而下”地勾勒宏大战争史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大众历史认知的主要来源。近期热映的影片《四渡》，同样是从“四渡赤水”这一重大战役切入展开叙事。而《关索岭》则另辟蹊径，从宏大的正规军作战转向贵州山区的民兵斗争，将叙事重心从正面战场的宏观历史，下沉到基层民众对家园的自发捍卫。一方面，贵州山区独特的地形、文化、环境成为重要叙事媒介；另一方面，生活在此的乡民，是被战争裹挟着前进的普通人。他们守护的首先是祖辈留下的土地，这份朴素执着恰是全民族抗战最坚实的根基。这是抗战题材电影叙事中“地方性转向”的生动体现。

作为历史记忆与精神象征的“关索岭”

“关索岭”自古便是西南交通隘口，抗战时期恰处滇缅援华物资运输线的咽喉位置。据民间传说，三国时期关羽之子关索奉命驻守此地，因而得名。明朝时数十万将士在此屯垦戍边，形成独

特的屯堡文化体系，留下独特的建筑、服饰、语言和民俗传统。影片全程在贵州安顺云峰屯堡取景，使用贵州方言拍摄，并融入国家级非遗——安顺地戏。地戏源自明代屯堡人带入黔中的军帷遗俗，影片中的地戏以《三国演义》《岳飞传》等忠义故事，与主题相呼应。影片中，明军后裔在日军来袭时自发组织抵抗，以弓箭、农具等武装自身，依靠险峻地形展开游击斗争，凸显了“寓兵于农、忠义传家”的精神底色。因此，“关索岭”不仅是生存家园，还是祖辈口口相传的精神载体。

英雄群像的“祛魅”与“返真”

传统战争电影中的英雄往往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，凭非凡能力成为叙事中心。《关索岭》则弱化了单一英雄的光环，将英雄精神置于群体之中。影片中，丁虎遭遇诬陷离乡，日军进犯时毅然返回屯堡，与曾有旧隙的同乡沈啸飞摒弃前嫌并肩作战。屯堡长者被俘后宁死不屈，遭日军杀害，其子被故意放走引路。沈啸飞下山与日军侦察队交火，丁虎、沈啸飞率乡民凭借险峻地形展开游击，全歼携带机密地图的日军小队，截获地图，粉碎了日军破坏滇缅运输通道的阴谋。丁虎和沈啸飞虽承担重要角色，但真正完成守护任务的是整个屯堡群体。民族危亡时刻，乡民的觉醒与行动共同构成抵抗力量。

综上所述，影片创新之处有三：其



一，将镜头对准安顺屯堡乡民的日常琐事与邻里矛盾，在面对侵略者时，着力刻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守护家园的勇敢抉择与殊死抵抗，将战争阴霾下普通人艰难求存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其二，将安顺地戏、屯堡文化等西南区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战争叙事，使抗战的“集体记忆”与区域文化、民间习俗紧密相连，形成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表达。其三，影片中没有被“神化”的英雄，所有与日军抗争的普通百姓，都是中华民族面对外侮时永不言败、众志成城的精神载体。